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朔漠方略卷三十六七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范廷驊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畧卷三十六

二月癸未

督運于成龍等請以旗員蒙古兵分運併携理
藩院官同行于成龍等奏曰此次運米俱用牲
口䭾運止有臣等七人恐前後不能管攝請將
部院官及旗員酌量帶往其情願効力人等亦
令隨行分管押運至牽駱駝負米遠行之事蒙

古兵所習請調取專任之

上曰旗員及効力人等並准帶往大同現有察哈爾兵一百六十名爾等經其地可率之前去如有用蒙古兵之處再來奏請于成龍等又奏曰臣等七人前後魚貫而行請以肥馬居前

上曰馬聚一處必至受傷肥馬在前極是但所負過重則遠道長驅終有何益爾等應加酌量可負二百觔者率以百觔為準至運之之法亦照坐塘遞運

為便于成龍等又奏曰轉運所經盡蒙古部落或有調遣滿文漢字難以通達恐於機宜不便請帶理藩院章京二員筆帖式二員撥什庫五員及勘合火牌用印空白紙牌隨行以便遣用

上曰蒙古地方理藩院官吏甚有用可從多帶往

甲申

嚴飭都御史于成龍援引朋黨時于成龍等為運米事入奏曰臣等所運米幾九千石用駱駝負之

需七千餘頭用馬騾負之需萬餘匹牽萬餘牲畜需人甚多諸臣會議但撥綠旗兵一千人不足用請將附近地方之鄂爾多斯從多派出使之牽馱

上曰朕已知悉爾等可將鄂爾多斯貝勒該管官員一併帶去于成龍又奏曰諸臣會議運米僅令備正額牲口沿途倘有疲乏無可更替矣臣等願酌備餘馬以待

上曰可著該督撫布政使酌量多備于成龍等奏事畢

而出

上呼于成龍問曰爾等何日起程于成龍奏曰臣等俟

效勞運米官同行

上曰爾此意即謬矣凡為人臣者宜以國事為重黽勉

自効不當援引朋類當此緊急軍務爾宜率先起

行餘令陸續隨往若必俟衆同行寧不悞事爾自

任巡撫以及總河皆唯為人行事其後運米亦仍

如此爾前在河工曾帶二百餘人前往迄今未用
一人欲任意援引得乎爾前此運米已甚失策凡
人有優劣馬有肥瘦若果人馬相稱爾身先率領
催趲前行自可早至克魯倫地方不致有悞爾遲
遲而行務期與衆同到幾悞國家大事爾又云寧
殺于成龍至捐納人等不可不用此語豈非沽名
干譽之意乎汝一生品行皆於此玷矣朕前此屢
加嚴飭爾竟不悛此是何故朕於國家之事惟虛

已以視機宜斷不膠執已見即用兵之道亦復如是一日之中有千變萬化朕統大兵至克魯倫時亦視賊之形勢隨機而應並不預立已見孔子云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聖人之言至當不易爾于成龍惟執已見而已前此運米因待衆悞事今又欲候齊同行此不過扶助爾之黨類令感激汝恩之意殊不知用人之權為人臣者不得而專之朕今用人若有保舉官員亦必就其中論俸補用即有

素所深知者亦視其効力之處酌量擢用否則俱使論俸朕乃天下之主用人之際尚不肯任意而行為人臣者乃欲安意自擅可乎大抵欲援助人者後必自已獲罪于成龍奏曰臣向愚昧無知安行令聞

皇上聖訓臣實無辭可辯嗣後必不敢為人自陷死罪免冠叩頭而出

乙酉

覈實諸王捐助馬匹

上諭内大臣曰著諭捐馬諸王大臣將此番出兵汝等所捐之馬於還師之日各查其數開明某人先捐助若干今回来若干交奏事人傳奏如此奏明知其實在數目其中自不至虧損觀去年所助馬匹今猶有未到者其中有所虧損亦未可定爾等所捐馬果好則顯然收納加恩汝等如其不然暗中虧損豈不可惜著諭衆知之

丙戌

諭運米當隨宜而行不得預定次序于成龍等瀕行

因運米事重恭請

聖訓以遵

成算

上曰前中路糧運雖未到土喇尚運至哆囉充等處西路軍士可以無饑西路之米雖未運至翁金地方然其途甚遠俱情有可原故爾寛宥若無可原朕

豈容爾等至今日耶于成龍等頓首謝又奏曰臣等七人俱願前進効力應令何人居先

上曰若定先後則此瞻彼顧或至遲延軍糈事屬重大爾等酌量而行又

諭曰今次所運之米或隨大兵後行或與大兵同行資其照料可與大將軍伯費揚古酌行

大將軍伯費揚古以擒獲噶爾丹之子上疏稱

賀

勅旨内開抄出阿南達報哈密地方擒獲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之疏發汝知之臣思噶爾丹逆天而行

皇上俯視中外皆如赤子念噶爾丹一日尚存則外藩一日不安

皇上親統六師往臨克魯倫噶爾丹不能抗

皇上天威胆破魂飛遂至大敗不能保其妻子盡棄老幼鍋釜廬帳抱頭鼠竄噶爾丹游魂無定其屬

下厄魯特來歸

王化者不可勝數鋒鏑之餘尚存厄魯特數人茍延殘喘捕獸乞食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遂為我所擒料噶爾丹身命存亡即在旦夕間矣此誠皆

皇上天縱至聖前知預定

獨斷于衷

聖躬不恤勞苦暑日不張盖日御一飡統領大軍深入

大敗噶爾丹之所致也臣等與軍中官兵衆部落諸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聞擒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不勝懽忭又差各哨卒報知喀爾喀諸部長矣為此奏賀

上報聞發部

丁亥

上統六師啟行先是御史周士皇奏言厄魯特噶爾丹以沙漠小醜敢肆狂悖

皇上親統大軍犁庭掃穴殄其逆衆收其牲畜器械復
命將追奔斬殺殆盡噶爾丹僅以身竄今其子又復
被擒是勢已窮矣黨已盡矣臣愚以為極窮極
困之小醜無煩遠
御六龍再臨沙漠請於諸王大臣内擇其可專閫者
面授進止機宜併
勅在邊諸將奮勇前驅彼釜底游魚有不計日而就
戮者乎奏入

上諭曰從前噶爾丹心懷狡詐闌入烏闌布通至近之地遣王及大臣等率領大軍征討應即盡行撲滅因爾時不能勦除致令詭遁蔓延至今為邊外生民之患昨歲聞賊復至魯克倫巴顔烏闌等處虐害蒙古朕思此賊窮兇稔惡不可一日容留遂親統師從中路搜勦仍遣兵由西路截噶爾丹敗遁之道刻期合擊賊聞朕躬親征倉皇奔竄之際適遇西師擒斬無算大敗潰散及至秋月噶爾丹復

收殘賊擾亂西陲朕因再出邊外經畫機宜厄魯
特丹濟拉等敗遁塞桑人等接踵來歸者甚衆餘
孽無幾頃噶爾丹之子又經擒獲賊勢窮蹙已極
自應乘此機會絕彼根株朕躬親涖近邊地方籌
畫調度庶軍務不致稽遲而郵遞亦免疲憊朕不
憚勤勞除殘靖冦實非得已至是
上將率師啟行又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覽周士皇條奏雖臣子當然

之事但彼未知其中之故耳噶爾丹窮兇極惡一日不可留於斯世者也昔在烏闌布通猖狂肆逆朕遣兵克之噶爾丹猶不悔禍竊伏我克魯倫地方朕統大軍勦除畧盡今窮困已極故乘此機會親臨塞外酌量調度前三逆反叛吳三桂煽惑人心遂至滋蔓延及榆林等處朕日夜綢繆調遣大兵幾費心力方得撲滅今逆賊蕩平年久人遂視為易事且窮兵黷武好大喜功朕所深戒朕亦曾

作詩發明此意著諭周士皇彼所奏雖不當朕亦

不介意于是陳設

鹵簿

由神武門出德勝門至昌平州

駐蹕

上諭内大臣公福善曰時當春令馬不可輒令飲水當

略拴之使嚙草再令飲水著遍諭大臣侍衛護軍

執事人員及部院衙門知之

臣謹按蒙古向稱强悍之國噶爾丹尤蒙古中狡猾之寇前者刼掠喀爾喀直入烏闌布通之時

皇上即遣諸王大臣詳授方略率師往征諸王不克遵行

訓諭致使噶爾丹逸去乃噶爾丹稔惡不悛又來踞克魯倫巴顏烏闌

上懲烏闌布通之悞計非

親征不可用是不牽浮議

乾剛獨斷立統六師由中路進討别遣將士趨西路以

遏其奔竄噶爾丹聞知

躬行撻伐不能抗拒

天威旋即遁逃果遇偏師至於大敗既而

上聞噶爾丹西走亟詰鄂爾多斯地方相機調度丹濟

拉敗遁其下絡繹來降紛紛離散而噶爾丹

之子又復被擒賊之大勢以潰困窮已極御

史周士皇但知敵形如此有不必復煩
皇上躬臨止遣將卒立可勦除之奏殊不知噶爾丹肆
行劫掠收服諸部乃鏖戰之積寇也若不乘
彼窮挫之時迅掃根株則將集其遺醜復成
巨勢恐致久延時日
皇上深謀遠念圖一勞永逸之策仍必
親臨近地經畫如前而膚功立奏也以此觀之
聖主之廟算與臣下之臆見真不啻霄壤矣事出於不

得已而猶

諭以窮兵黷武好大喜功為深戒誠可以為萬世之

法則也

戊子

駕次岔道遣員外阿爾必特祜驛致達賴喇嘛使人尼

麻唐庫圖克圖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據阿爾必特祜疏言達賴喇

嘛有額外一疏口奏三語詢而索之尼麻唐庫圖

克圖不與曰此額外一疏口奏三語奉達賴喇嘛第巴之命不論何人不得與之不得告之俟見聖上方許呈覽云今朕駕在外著員外阿爾必特祜驛送尼麻唐庫圖克圖及卓磨隆堪布等械其人從使之前來可也

派大臣侍衛嚴查輜重

上諭内大臣曰管押輜重甚屬緊要若照常派一大臣管理則將視為故套嗣後派大臣二員每旗侍衛

十員護軍校三員令其管理其大臣職名每日啟
奏朕親點派出侍衛無論新舊輪班派出管領視
輜重欹斜者扶掖之遇險阻則協助之朕躬時在
輜重前後巡查經朕拏獲定行治罪斷不寛宥其
隨輜重大臣每日籍記之
命動支庫銀於歸化城等處採買牛羊解至寧夏
諭戶部曰著以右衛庫銀千兩給御史麻色營造司
員外邁圖侯府道缺丁克昌將歸化城所存牛一

百二十加足五百羊一千八百加足三千自歸化城鄂爾多斯等處星速採買送至寧夏著歸化城都統阿必達副都統多爾濟等併酌撥官兵管押解至寧夏去員所携資費若少准借庫銀帶去

命定奏事時刻侍郎哈雅爾圖等奏請一槪報到如

上未寢則即進奏如

上已寢則次早進奏

上曰善至捕斬噶爾丹之事到則不待時即行奏聞如

別事則更盡時進奏朕之起也早

己丑

駐蹕懷來縣城西主事保住使於第巴以第巴情形

上疏奏報保住疏言臣謹遵

上諭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到烏思藏奉

聖旨一一曉諭王第巴第巴奏言臣庸流末品蒙

皇上俯念達賴喇嘛優封臣為土白特國王臣正思何

以仰答

皇恩焉敢違
聖上及達賴喇嘛之旨而附逆賊噶爾丹乎況
皇上乃曼殊舝利佛此情可諒而知臣之榮顯安樂皆
皇上與達賴喇嘛之恩臣苟背
皇上而向他人固當壽數夭折即奉
皇上之意與達賴喇嘛稍異亦且不得善終總之謹遵
聖旨而外更無異辭遂合掌稽首至
上諭四事第巳回奏云

皇上聖明凡事先知遂知達賴喇嘛明歲出定遣此兩喇嘛前來識認臣心甚喜此溫春喇嘛向與達賴喇嘛同居十年令伊識認自能立辨俟此兩喇嘛至達賴喇嘛出定驗明回奏

皇上其時

皇上自知臣之誠而衆疑亦釋矣若達賴喇嘛果係亡故臣焉敢以為尚在稱其出定而遣尼麻唐庫圖克圖安奏

皇上乎達賴喇嘛前身現在是實至前者

皇上遣内齊陀音庫圖克圖等召班禪庫圖克圖之時

自達賴喇嘛以及臣等衆人皆遣使勸彼赴京

以副

聖意班禪庫圖克圖初本欲往後因来使口出恫喝過

激之言遂云不往迨使臣已歸班禪庫圖克圖

决言不往之後噶爾丹之使始至臣並不借噶

爾丹巧辯即班禪庫圖克圖亦豈肯聽噶爾丹

之言乎今

皇上必欲班禪赴京臣雖不能主焉敢違

旨臣當竭力啟聞達賴喇嘛務期委婉令班禪口許

赴京之年交後歸之喇嘛晉巴扎木素奏明其

時作何加

恩遣使總祈

睿鑒至濟隆庫圖克圖於烏闌布通之役不遵

皇上達賴喇嘛之旨致事未成反在噶爾丹與尚書阿

爾尼交戰後慫慂噶爾丹賀噶爾丹以白首帕

故臣籍没其家產遷之於喀木地方今欲遣之

與

欽差赴京所在遼遠往返須兩三月恐為日遲久

皇上仁化罕敷柔遠能通好生之心自土白特國以至

天下無不知者濟隆庫圖克圖臣固灼知

皇上不加誅罰也且濟隆庫圖克圖乃七世化身臣安

敢擒之然必委婉引來與後歸之喇嘛晋巴札

木素同往以副

聖意至博碩充圖濟農與噶爾丹結姻之事在喀爾喀厄魯特未交惡之前阿奴尚在策旺拉卜灘之際即已結姻其餘臣雖不敢保而青海八台吉俱達賴喇嘛之弟子但願為

皇上効力宣勞並無二心異圖臣可保其不背

皇上與達賴喇嘛也

皇上仁愛天下黎民有如赤子此一女子即送至京於

國家何益無非因噶爾丹所行背道滅法

皇上欲絕其後裔耳然此不過一女子而已乞免其夫婦離散仍使完聚惟此一事臣第巴稽首頓首所禱而求之者也至我土白特國人向不諳禮法止以無知獲罪

皇上臣第巴未嘗知而故犯也即臣有無知之罪乞

欽差奏明

皇上寛宥其罪仍賜

恩綸遂於十二月初十日以覆奏本章交臣保住使之起程而歸臣保住正月二十三日到西寧二十五日起程前來距莊浪將四百里因無驛馬計行三日恐前途驛站猶遲一至莊浪即將第巴奏答情由具本由驛遞馳奏外其第巴覆奏本章併賫滅噶爾丹

賀表使人囊素楚柰臣保住親身隨後帶領急行臣身到京後將第巴惶懼情形欽遵

聖旨口奏等語及青海諸台吉情事言語再詳奏

上前又喇嘛晉巴札木素等使於第巴疏言臣等欽遵

上諭捧

勑書授王第巴除主事保任欽遵

訓旨宣

諭行事畢親回覆奏外緣前者奉

旨謂臣等二人素識達賴喇嘛著驗明回奏而第巴

又謂汝二喇嘛之来甚善達賴喇嘛前身現在

是實爾等可看明回奏

皇上竊思

皇上遣委之事尚未明晰如何可棄而去之是以臣等

公議將給達賴喇嘛

勅書賞賚諸物不曾頒給俟達賴喇嘛出定時驗明

再歸復

命故爾留此侍郎安布祿以是轉奏

上報聞且以示議政諸臣

川陜總督吳赫以寧夏等處採買馬匹請借調營馬隨後補償

允之吳赫奏言准兵部咨稱大軍所需駝馬騾驢牛羊令於肅州寧夏等處採買每處遣賢能司官五員會同督撫地方官員動支正項錢糧照時價購買等因到臣臣思此購買各項俱係臣職內應行事宜

皇上念軍務緊急特遣大臣公同料理於事大有裨益

又

特旨令駱駝馬騾俱照時價購買不許短少價值乃

皇上仁愛百姓之至意臣敢不仰體施行查甘肅廵撫

鄂洪現在肅州辦事即令與侍郎席米圖等於

肅州等處購買臣則往寧夏與副都統阿蘭泰

等公同督買外臣伏思馬駝係大兵緊急軍需

斷不可遲悞查去歲滿洲綠旗兵自寧夏出邊

又陸續運糧所需駱駝馬騾甚多且各省營驛

馬匹又皆自陜西買去又以茶易馬數千匹現給綠旗兵丁折馬銀兩各相補買陜西雖產馬然所用與買去者甚多今此購買未可必其足用若不豫籌以緩應急權宜調用止恃購買萬一遲悞所係非輕臣再三籌慮不如暫借兵丁馬匹先行調用查西安八旗漢軍滿洲現有四千二百每兵有馬三匹於此三匹內選取一匹可得馬四千二百匹臣標下兵五千除廣元駐

防兵一千外尚有四千此内馬選取二千匹陜西提督標下馬兵三千内選取馬一千五百匹興安總兵官標下馬兵一千五百内選取馬七百匹陜西廵撫標下三百五十馬兵内選取馬一百五十匹俟

命下之日將此項馬匹令各處該管大臣官員親閱擇其肥壯者派出官兵送至寧夏沿路每匹應給草一束豆三倉升盡心喂養勿令疲瘦此扣

取八千五百餘馬匹不可久缺臣今現往寧夏將此交與陝西廵撫謹遵
上諭動支正項錢糧照時估價給與不許短少如此調用兵丁既得銀兩各自購買添補營伍不致空缺且於軍需大有裨益若購買不足後始行題請必致遲悞軍需臣謹預題請
旨
上命兵部速議具奏欽此欽遵議得均應如督臣所題

行其選取馬缺著陝撫動支正項錢糧照時價

發給兵丁買補其所用銀兩草料數目仍開明

報部俟

命下之日行文該督撫并駐防寧夏副都統阿蘭泰

可也奉

旨依議速行

庚寅

駕次沙城堡主事諾爾布奏報喀爾丹情形諾爾布奏

曰臣欽遵

上諭於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到多羅貝勒根敦額爾克帶青所居塞稜格之都蘭諾和地方多羅貝勒根敦額爾克帶青已於十一月初三日病故十二月初二日差偕古爾濟達爾漢巴圖爾等六人往頹等地方偵探噶爾丹聲息本月二十四日偕古爾濟達爾漢巴圖爾等歸言我等去時自七労圖踰杭愛山前至庫倫白

兒齊爾地方回時由顏而返並不曾遇見一人

本月二十六日阿拉卜灘處有達什等男子六

人婦女童穉共二十三人逃來達什等言我等

皆阿拉卜灘之人噶爾丹丹濟拉皆在巴格爾

察罕烏爾充地方阿拉卜灘在扎巴哈之濟思

布隆地方丹津俄木布從古爾班塔米爾率三

百人叛噶爾丹往洪郭羅而去十一月初一日

噶爾丹差車陵奔言於阿拉卜灘曰我今在巴

格爾察罕烏爾克勢不能居因哈密城中有糧欲往彼處爾今何如阿拉卜灘言我亦欲往河卜多去留車陵奔兩日遣還本月十七日從扎巴哈之濟思布隆向河卜多游牧而去我等隨行至濟達渾地方而留於後奪後行人之馬十匹駞四頭併我等原有之馬駞於二十日逃出向闡根敦額爾克帶青在塞稜格故我等向塞稜格而來阿拉卜灘有七百許人噶爾丹阿拉

卜灘之人逃回策旺拉卜灘者甚多目下不知有人幾何爲此奏聞

上曰多羅貝勒根敦額爾克帶青及阿爾薩闌衛寨桑之處有厄魯特男子婦人仍著主事諾爾布筆帖式鄂禮鄉導達濟索諾木等照前次去時例自王顧祿什希貝勒汪扎兒旗分取馬駝糗糧赴根敦帶青阿爾薩闌衛寨桑處令諾爾布鄂禮等分行盡收伊等所有男子婦人徐徐遷至喀倫地方如

其内婦人有喀爾喀已娶為妻及单身男子或不
願來者聽之勿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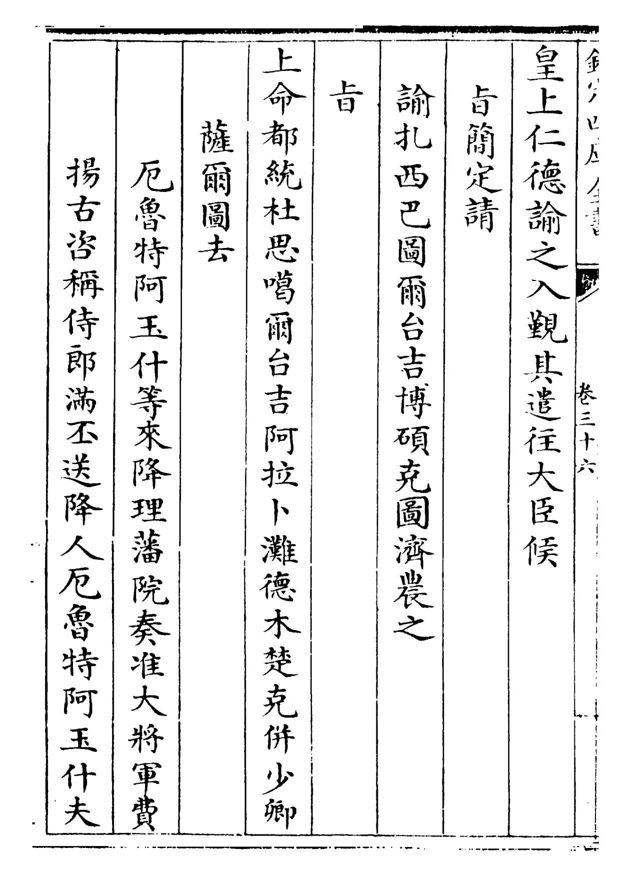
上又諭内大臣曰嗣後凡乘官馬及佐領之馬者如馬
匹倒斃遺失著該管人員帶失主親身啟奏

辛卯

駐蹕上花園東遣大臣招撫青海衆台吉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今欲遣才辨大臣一員携青
海扎西巴圖爾台吉之使鄂木布博碩克圖濟農

之使羅壘額木齊博碩克圖濟農之族子額爾德
尼台吉屬下納木喀拉木扎卜等往青海說其台
吉等來覲著議政諸臣集議以聞共議曰噶爾丹
大敗之後孑身逃遁所屬人衆悉來歸附今窮
極歪斃青海衆台吉聞之無不惶懼此時
欽差能臣携扎西巴圖爾台吉等使人宣諭招徠誠
是也應簡大臣携扎西巴圖爾台吉之使俄木
布等三人往青海宣示



皇上仁德諭之入覲其遣往大臣候
旨簡定請
諭扎西巴圖爾台吉博碩克圖濟農之
旨
上命都統杜思噶爾台吉阿拉卜灘德木楚克併少卿
薩爾圖去
厄魯特阿玉什等來降理藩院奏准大將軍費
揚古咨稱侍郎滿丕送降人厄魯特阿玉什夫

婦阿克楚必夫婦及幼童一名索諾木自言彼

係厄魯特噶爾丹屬下人去歲十二月初九日

自薩克薩特呼里克地方逃出來歸

聖上我等不知噶爾丹之行止我等來時仍在薩克薩

特呼里克我等來此畏避而行未嘗遇見

天使但於巴扎爾虧滕地方見有行踪於是將阿玉

什夫婦阿克楚必夫婦幼男索諾木馬八匹駱

駝一頭解往收管厄魯特歸化城副都統伏乞

轉奏為此奏

聞

上命發厄魯特阿玉什至張家口交坐塘官員俟後來厄魯特到後歸併撫養

壬辰

駕次宣化府噶爾旦多爾濟告請隨軍進征以報祖讐許之議政諸大臣奏曰據副都統阿南達疏言噶爾旦多爾濟親至臣所告曰我寨桑阿昭往覲蒙

聖上俯念我祖窩齊爾圖車陳汗降以

温綸許加

優寵我不勝懽忭即欲赴京請

皇上安但噶爾丹乃殺我祖父不共戴天之仇幸

聖上大克之今思乘其妻子不保紛紛離散窮迫已極

之時我力雖不能報復仗

聖上威靈願從大軍前進効力仰荅

皇上格外殊恩且以復我私讐俟噶爾丹事畢我親詣

侍衛赴京叩謝
皇恩噶爾旦多爾濟既欲答
皇上撫恤之恩以報祖父之讐願從大軍前往應於大
軍進勦時令噶爾旦多爾濟隨便率其部曲從
軍前往事畢之後令阿南達携噶爾旦多爾濟
前來謝
恩應以此檄知阿南達可也
從之

副都統阿南達奏遣喀爾喀扎薩克台吉索諾木伊思濟卜等坐哨於巴塔爾賽哈等處地方阿南達奏曰臣遣喀爾喀扎薩克台吉索諾木伊思濟卜台吉王木楚木藍翎侍衛布達率一百四十人如噶爾丹之兵比汝勢弱可擒則擒如勢强難敵則探明去路來報至哈密以內四五日程呼巴塔爾賽哈等處形勝地方坐哨於二月初一日起行矣

上報聞

命大將軍費揚古議進兵之路

上諭費揚古曰朕二月初六日出行十一日至宣化府觀此際情形噶爾丹窮困已極雖欲降何易得至此地寧夏地方去噶爾丹所在薩克薩特呼里克格格特哈朗古特甚近故遣叅領車克楚親隨侍衛僧圖等授以西安寧夏兵一百探視至於伊克敖拉伊等報稱二月初三日已起程矣為此諭知

朕意以為將軍孫思克博濟等率兵三千出嘉峪關或進哈密或進巴爾庫兒之路俟車克楚歸如可行則一路三千兵出寧夏進新勘之路如不可行則以兩路為一路擇地而進殆功可成矣朕欲往寧夏視軍中糧餉及諸情形爾之意何如為此諭爾商之主事保住使於第巴報文併發爾知之

癸巳

駕次左衛南遣副都御史努赫查兵丁搶奪

上諭努赫曰爾每日親率科道官一員在輜重之後如沿途兵厮匪類有爭鬬搶奪民間財物者即行查拏指名題參有如此者爾等如不查拏駕前控告決不輕貸爾每晚無事則具結交大學士又諭内大臣索額圖曰朕按路而行並不圍獵如有無故馳馬者擒之著通行曉諭

副都統阿南達報解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起行日期阿南達奏曰臣以噶爾丹之子

塞卜騰巴兒珠爾將到令一等侍衛鄂欣台吉
帶青巴圖爾哈嘛爾護軍校阿啟納巴圖爾額
爾克濟農之喇嘛額爾克哈什哈率兵迎去臣
隨領兵到阿齊春際地方前使於哈密者有臣
家人扎木素及噶爾旦多爾濟之十人達爾漢
白克額貝都拉之子白奇等三十餘人觧塞卜
騰巴兒珠爾前來二月初一日遇侍衛鄂欣等
初二日到臣軍前白奇言吾父達爾漢白克額

貝都拉差我解塞卜騰巴兒珠爾及送噶爾丹所發桑克拉什庫圖克圖曼朱庫圖克圖和碩齊台吉貝博等之書又擒往哈密取糧之鄂摩克圖哈什哈等二人及噶爾丹送與桑克拉什庫圖克圖書四封一併送來原令我解塞卜騰巴兒珠爾往京云問鄂摩克圖哈什哈達什里鄂摩克圖哈什哈言差我送書於桑克拉什庫圖克圖等我等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行我

等來時噶爾丹仍在格格特哈朗古特闊阿拉卜灘在扎巴哈之濟思布隆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在伊克敖拉山之陰他爾烘努各我等人因乏食各自星散捕獵不知噶爾丹兵數大約不過六七百人但差我賫書送與桑克拉什庫圖克圖等不知其中原故俱在書中達什里言差我來哈密取糧餘皆如鄂摩克圖哈什哈語於是將達什里等共十四口交地方官解部留

白哥隨從之人併其馬駞交地方官在肅州喂養以待白哥之歸又遣臣家人一名往哈密坐探聲息教彼若得聲息即帶達爾漢白克額貝都拉之人日夜前來速報外將塞卜騰巴兒珠爾㠜特和碩齊鄂木克圖哈什哈交護軍校阿啓納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喇嘛額爾克哈什哈達爾漢白克額貝都拉之子白哥等臣與提督李林隆總兵官李世達會商撥綠旗官兵押

解於二月初三日起行併將噶爾丹所發桑克拉什庫圖克圖等蒙古書四封先行奏

聞

上命議政諸臣入

行宫

諭曰前既陣斬噶爾丹之妻阿奴喀屯今又生擒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爾等諸臣即為朕効力不過能在軍中擒噶爾丹本身而已噶爾丹之

子如絶跡遠遁焉能即擒苟獲噶爾丹而不獲噶爾丹之子事猶未結今雖未獲噶爾丹而獲噶爾丹之子則賊之本根已斬噶爾丹雖各處偷生年已老邁所延幾何我實不意得塞卜騰巴兒珠爾是乃天之所賜也朕心甚喜

諸臣奏曰哈密乃塞外回回國觀其傾心歸服

將噶爾丹之子併其大臣俘獲進獻可見

皇上恩威所被無遠不届凡人生總為妻子計耳噶爾

丹之妻陣前被戮止有一子又被俘獲噶爾丹

已無家可歸無國可投天下雖大一身無復可

容有死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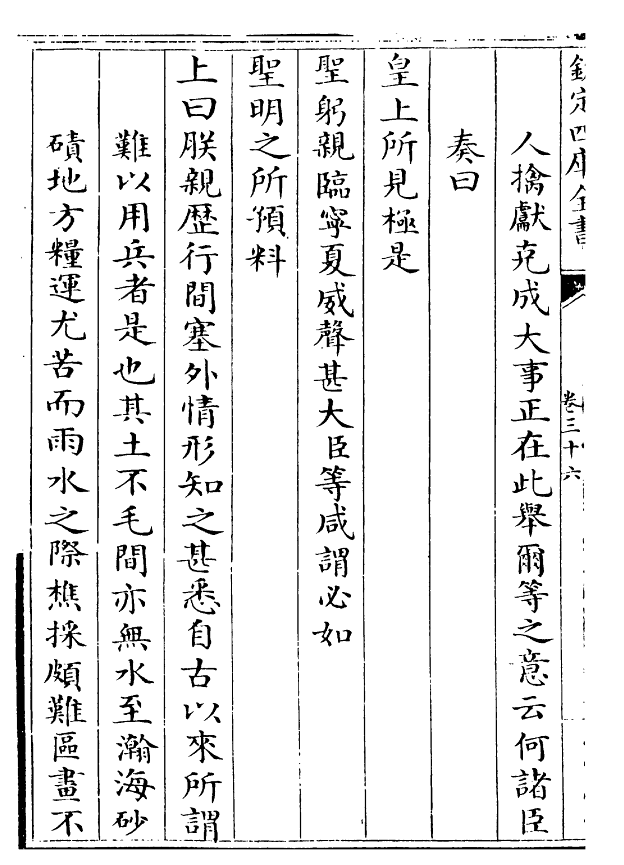
上曰用兵之道要在乘機噶爾丹窮蹙已極宜乘此際

速行勦滅不可稍緩朕今親臨寧夏相度機宜調

遣軍士諒噶爾丹聞我分塗進勦魂魄俱喪其部

屬亦必張皇而别部落蒙古聞朕親臨寧夏各欲

見功扼噶爾丹而圖之噶爾丹若不自盡亦必為



人擒獻克成大事正在此舉爾等之意云何諸臣
奏曰
皇上所見極是
聖躬親臨寧夏威聲甚大臣等咸謂必如
聖明之所預料
上曰朕親歷行間塞外情形知之甚悉自古以來所謂
難以用兵者是也其土不毛間亦無水至瀚海砂
磧地方糧運尤苦而雨水之際樵採頗難區畫不

周豈可妄動朕今親臨寧夏凡有可用兵之地必
詳審行道水草全備駝馬糧糗什物然後啓行稍
有可商雖諸臣勸進朕亦不允諸臣奏曰克魯倫
之役
皇上於出師之先籌畫萬全師出之後事無巨細俱
宸衷獨斷頃刻之間狡寇破滅茲
諭剿滅賊寇之方行兵朔漠之策瞭如指掌臣等愚
見噶爾丹雖肘生翼異斷不能脫矣

一等侍衛米請偕往撫青海台吉之使臣收集彼地所存回子而來

許之米奏曰前者噶爾丹以臣充使率回子一千五百人來至邊哨地方侍郎滿丕阻臣不許進内

差臣捧

勅書歸覆噶爾丹臣去後回子俱往投青海臣重來復

命侍郎滿丕又差臣捧

勑書歸臣至噶爾丹處後噶爾丹為此項回子往投

青海事遣薩木坦達爾漢鄂木布使於扎什巴

圖爾令彼收此項回子即留彼處不得使伊等

至

皇上及圖爾古特策旺喇卜灘處是以此項回子現俱

在青海今

皇上招集噶爾丹屬下之人此項回子原係臣所帶來

之人目下

皇上差大臣使於青海臣願得隨往收此項回子而來

上使議政諸臣集議以為一等侍衛米欲往收其所携來之人所奏甚是當遣之前去

上允米與出差大臣同往

給巴圖爾額爾克濟農所收離散屬裔口糧理藩院奏曰員外二郎保呈稱奉部文為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屬裔散投青海諸台吉著巴圖爾額爾克濟農派出才能之人同西寧坐哨員外二

郎保往青海查收而來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

達爾漢噶卜楚車陳寨桑於本年正月二十六

日到鎮海堡在多巴周圍查獲丹厄里克等八

戶共三十三口駱駝一頭牛十頭羊二十隻噶

卜楚請給伊等口糧坐騎職以為口糧坐騎俱

有但不便擅給若有部中印文行至地方官方

應付車馬口糧雖我許給地方官亦不與爾等

之來何不將此情由告之大臣轉奏今我等但

往查收使無牲畜之人附於有牲畜者率之前
行可也噶卜楚言先是我濟農波濟台吉祁齊
克台吉三次至賀蘭山皆無騎無糧而每口給
食及官車以行我等以為必照此例支給故不
曾奏請如青海諸台吉遵
旨給還我屬裔恐貧窮之人不能到賀蘭山乞代我
行文咨問大部為此併伊蒙古文同封具呈如
得准行乞於西寧涼州甘州三處近邊之城預

備今擬於二月初七日出鎮海堡邊口前往等語譯蒙古文覩之則一紙呈内大臣索額圖一紙呈部其中情由俱為坐騎糗糧之事二郎保又呈稱青海諸台吉若遵

旨全給還濟農之屬裔則人口衆多矣如沿途無護送之兵則貧人逃出横行亦不可定乞併行文提督總兵官酌撥官兵防護遞送至賀蘭山則沿途無擾而得全到矣等語謹題請

旨

上命議政諸臣會議咸以為查得噶卜楚既稱青海諸台吉若遵

旨給還我屬裔如無坐騎糗糧則貧人不能到賀蘭山應行文西寧涼州甘州地方官各於近邊城内備米視二郎保收來之人扣至賀蘭山給之口糧現在多巴之三十三口亦但給米遣行所給米數著地方官報部再行文該提督總兵官

扣所收屬裔數目撥發官兵沿途小心防護送

至賀蘭山可也

上從之

甲午

駕次懷安縣阿齊滾布巴圖爾台吉遣使入

覲員外二郎保奏曰本年正月十六日回子葉大魁

通事馬五帶特卜新寨桑來據寨桑言我乃阿

齊滾布巴圖爾台吉之特卜新寨桑名馬木特

我台吉遣我請
皇上安併奏明前兩次
聖上遣回子等往策旺拉卜灘處我遣人自備馬匹糗糧導引而行使安然抵策旺拉卜灘處青海諸台吉想聽從吾言矣但未知
聖上肯加恩否惟候
旨遵行問特卜新寨桑馬木特曰遣爾來者有別意否今噶爾丹若向此來能出兵擒之否台吉一

應言語盡以告我細問兩日言我台吉意以為
別無事因難以奏請倘
聖上或不加恩則於青海衆人亦覺無色故遣我請
皇上安併奏此情如
聖上加以
恩綸我台吉皆當遵依而行歷年盟會及今年盟會
商議覆部之文我台吉皆不在其內臣二郎保
因盛稱

皇上統御萬方中外一體俾各享安樂
仁恩廣被天下
神威播揚海外併問阿齊滾布有歸降之意否馬木
特云
聖上若加寵眷特賜
諭旨自即歸降希沐
皇恩故借此事遣我前來緣回子業大魁通事馬五俱
能保之故將塞桑馬木特一併送部為此具奏

上命會議來奏尋會議奏言問特卜新寨桑通事馬五

其口詞與二郎保所奏無異先是

聖上豫籌此際宜遣大臣往說青海諸台吉所遣大臣

已經奏

旨派出令阿齊滚布巴圖爾遣其特卜新寨桑馬木

特來請

上安祈

皇上加恩並奏青海諸台吉聽從其言之處恰與

上旨相符阿齊滚布巴圖爾台吉應加奬賚其褒嘉
諭旨聽奉差大臣請
旨即令奉差大臣與阿齊滚布巴圖爾台吉共商相
機招撫青海諸台吉其阿齊滚布巴圖爾台吉
之使人特卜新寨桑及偕來之通事馬五隨奉
差大臣一齊遣回賞阿齊滚布巴圖爾台吉之
物交奉差大臣帶去其來使馬木特通事馬五
令該部酌議賞賜奉

旨如議行
治侍郎安布祿等未經奏請擅調鄉導之罪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邊外地方俱朕去年所經欲
調鄉導理合奏朕往調乃不奏請擅自給驛調取
蒙古鄉導殊為不合著理藩院將鄉導首領交大
學士查議具奏嗣後一概用驛俱著奏請如不奏
請不得給驛會議以為侍郎安布祿以鄉導首領
護軍統領托倫交彼預備蒙古鄉導理應奏聞

於

上使筆帖式撥什庫乘驛而去乃不行奏

聞殊屬不合鄉導首領護軍統領托倫不將預備鄉

導之事奏

聞即交理藩院亦屬不合坐此情罪應將侍郎安布

祿護軍統領托倫俱罰俸六個月不必遣筆帖

式撥什庫可也

上曰安布祿托倫俱著罰俸六個月餘依議

安插厄魯特投誠台吉察罕多爾濟等理藩院
奏言副都統阿南達解到厄魯特投誠台吉察
罕多爾濟顧孟多爾濟并從人一名送部俟其
父母妻子到日另奏請
旨
上曰伊等俱係投誠有功之人著交山西巡撫携至大
同好生贍養俟其父母妻子到日令與完聚仍暫
養於大同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畧卷三十六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十七

乙未

駐蹕天城撥官修道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修道之事若責地方官則必太過可遣鄉導官法保布達照朕幸務闗例修一車可行之道山西修道則著按察使巴錫道員王輔前往集夫督修令侍郎常綬前去備各站草料柴

薪併備後來尚書庫勒納等解到駝騾所需草料柴薪渡黃河後陝西之道甚濶無庸大修或有宜略修處亦未可定著常綬法保布達視有應修之處指示地方官修之尚書馬齊所擬宿處太近著法保布達照朕此行以五六十里為一宿如大修道路以致累民與地方官無涉皆法保布達之事著交明

恩賞哈密使人哈薩克呼里拜理藩院奏言大學士

伊桑阿傳

上諭曰哈密達爾漢白克之人阿南達家人解托克齊哈什哈來現在京城著行文該部此文一到即驛遞遣行其達爾漢白克之人著啟皇太子酌量給賞達爾漢白克之子白奇解塞卜騰巴兒珠爾來與伊等一同遣行欽遵查得先是達爾漢白克使人納林白克俄羅斯和卓賞以蟒鑲領羊皮緞袍各一件緞各三四布各二十四疋在案解托

克齊哈什哈之回子哈薩克呼里拜等應照納林白克等例給賞阿南達家人端多卜已回阿南達處應臣部差撥什庫一名將回子哈薩克呼里拜驛送至

行在

上從之

丙申

駕至陽和城

遣督運于成龍等先赴寧夏是時于成龍到大同府

上召至行在

諭曰噶爾丹年踰六十命懸旦夕其妻為我大兵所

殺其子旋亦就擒朕今親統六師征車三駕諒彼

終被俘獲必不能復至披猖爾等先赴寧夏候駕

途中如遇塞卜騰巴兒珠爾可審視之至爾等牲

口宜加愛惜緩緩而行毋得急馳

丁酉

駕次聚樂城

命貝勒宋喇卜撥蒙古兵以備裝載監牧之事

上諭内大臣曰著諭貝勒宋喇卜噶爾丹已將擒獲阿南達解其子塞卜騰巴兒珠爾旦夕將到今聞噶爾丹在薩克薩特呼里克之南格格特哈郎古特之地其人僅餘四五百人又青海諸台吉俱降現有人來請安朕今親往寧夏著將右翼三旗貝勒公台吉之兵共撥二千預備爾等蒙古裝載駱駝

監管牧放素常習練可預備以待侯駕到寧夏應

從何路前進候旨行侍衛綽克圖前去可諭左翼

王貝勒貝子台吉爾等倘聞朕往寧夏不必從間

道來請安爾等有能效力者往貝勒宋喇卜處伺

候以聽指揮

安插厄魯特降人於張家口外

上諭副都統吳達禪曰右衛所有厄魯特著撥戶部司

官一員理藩院筆帖式一員解往張家口伊等携

来馬四目前未必可用聞其羸瘦應令用其馳馬往張家口赴曼都所此去如彼脚力不足著董殿邦助之馬駝沿途食物及馬草亦著董殿邦給與此去恐厄魯特馬匹抛棄路上著小心送到至各項賞賜衣服等類俱在董殿邦處著董殿邦居住右衛如大將軍處解到厄魯特著董殿邦收而養之如解来厄魯特多則逐隊解往張家口侯青草出後著董殿邦往歸化城住如大將軍解到厄魯

特著從外解往張家口曼都處厄魯特携來馬七
匹交大同侍郎阿爾拜餧養
戊戌
上駐蹕大同
命致祭於經過地方帝王陵寢先賢墳墓及名山大
川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自古人君巡狩凡所過地方前
代帝王陵寢先賢墳墓及名山大川無不致祭此

甚盛典也朕此行沿途所有古帝王陵寢先賢墳墓名山大川著查明具奏應祭者祭之自湖灘河朔至寧夏設立驛站行兵部奏曰情願坐塘効力原任巡撫布顔努等十三人併効勞贖罪五十七人或俱從邊內帶往或從邊外遣行請

旨定奪

上曰著情願効力十三人自湖灘河朔至寧夏隨伊等內自酌便均派為十三站將安站之期移知大將

軍費揚古如期後事到俱於湖灘河朔所設驛站
馳送倘期前事到仍令於邊内驛站馳送可以是
告議政諸臣其前來贖罪之五十七人俱著自邊
外前往
以侍郎多奇飼馬瘦損革職
上諭内大臣曰侍郎多奇自去年九月起餧馬後撥侍
郎阿爾拜餧馬多奇所餧之馬既多數月較瘦於
阿爾拜所餧之馬交與該管大臣大學士嚴加議

處具奏會議以為侍郎多奇自去年九月起餧馬後撥侍郎阿爾拜餧馬多奇所餧之馬既多數月較瘦於阿爾拜所餧之馬多奇理合勤勉小心餧養而將預備軍需之馬怠玩不餧肥壯殊為可惡坐此將多奇侍郎及佐領之職盡行革去拿送刑部得

旨多奇依議革職著於此次從軍効力旋師之日拿交刑部

命給官兵沿途馬匹草料或折價銀

上諭內大臣曰視衆人坐馬腹皆枵然殆買草不得之故耳著查明由邊內前去大臣侍衛護軍執事之馬數若沿途有草則給草無草則折給價銀

己亥

上仍駐蹕大同府城內足撥邊內邊外兩路兵丁馬匹糧餉

上諭內大臣曰大同餧馬新滿洲護軍二百京城所取

新滿洲護軍一百内有馬甕人劣者一百留大同其一百由邊内帶去一百由邊外遣往留於大同一百護軍之馬各取肥者二百給前去二百護軍各一匹乘坐既帶黑龍江將軍薩卜素標兵前去則大將軍費揚古處不可以不備兵著撥右衛兵七百預備右衛兵無馬多奇所餧馬又甚瘦前所撥二百兵有備餧馬六百著再增發兵五百將上駟院馬一千二百五十四右衛兵丁在大同餧馬

二百五十四此一千五百馬為後增發五百兵備餧共兵七百名計備馬二千一百四大同餧馬則以布喀為首領監餧馬數不多撥部員兩人叅之其黑龍江將軍薩卜素題克伙軍之兵丁五十名照各給兩個月錢糧例給以兩個月錢糧著議政諸臣會議具奏會議以為護軍從邊内帶往從邊外遣行留於大同備於右衛之兵給克伙軍之兵丁錢糧等事俱欽遵

上諭而行至三旗親隨護軍亦應以馬欵人劣者留三
十名於大同餧馬取留大同三十護軍肥馬各
二匹給隨行六十名親隨護軍各一匹乘坐
上從之
命却諸部長請安進貢
上諭侍郎安布禄曰朕自邊内前臨寧夏著遣爾衙門
司官一員往殺虎口有来請安進貢者告以車駕
前發已遠爾等雖往亦無益俱令歸去計朕到寧

夏時令此司官由邊外前赴寧夏

庚子

駐蹕懷仁縣

諭大將軍費揚古以撥發兵馬啟行幸寧夏日期

上諭費揚古曰朕於十七日抵大同分晰兵馬十九日

朕躬由邊内啟行赴寧夏因黑龍江兵俱帶去故

發右衛兵七百每名備上駟院現餧之馬交明右

衛將軍費揚固矣今噶爾丹如此窮蹙斷不至於

用兵萬一有噶爾丹前来聲息須星速報聞朕當從寧夏進襲其後今如有噶爾丹屬下人来降或遣使来當訊明原由星速奏聞其人當少少陸續遣發至爾軍前所有察哈爾兵黑龍江兵糧盡且勿動支于成龍等所運米量取歸化城米給之如取糧甚難可於一千五百石内節用五百石其一千石不得輕動特諭

辛丑

駕次鄭家庄之東

諭巡撫倭倫等禁止擾民

上諭山西巡撫倭倫陜西巡撫黨愛甘肅巡撫郭洪曰

朕比年出師剿寇總期乂安邊徼永輯民生茲厄

魯特噶爾丹業已勢蹙力窮畏死悔罪遣使具奏

乞降朕特親統六師再臨邊塞相機勦撫因欲乘

便循覽邊境形勢並察視軍民生理遂遣發禁旅

取道邊外朕自大同從內地前赴寧夏一路地方

見緣邊州縣地土瘠薄軍民生計艱難朕心深切軫念一切御用所需皆自内廷措辦不以煩民扈從人員俱極簡少市易之物悉依時值誠恐有强取抑價等事已令都察院及科道官逐日稽察糾劾其經過城堡衢市輙多結綵亦殊覺擾累嗣後著通行停止乘輿巡幸本為安民豈可反勞民力爾等務嚴飭有司不得借端妄行科派仍張示曉諭俾窮簷編戶咸悉朕曲體民依至意

壬寅

駐蹕榆林村前桑乾河崖第巴上表陳情籲請

恩旨第巴疏曰頃奉

嚴旨訓飭惶懼不克當謹陳其故北方一帶舊漢皆崇

事達賴喇嘛及宗喀巴之教然其中護法之主

無有過於

先帝太宗皇帝者且

世祖皇帝時召達賴喇嘛至京寵加

勅封俾佛法光昭於域內炳如日月今達賴喇嘛年
高舉彼諸務付托於臣傳諭大衆以至土伯特
國喀爾喀國厄魯特國令待臣與達賴喇嘛無
異抑有手印可證臣亦敬事達賴喇嘛而我土
伯特通國但願天下
元后為護法主使一切道法極其安寧此外倘有異心
三寶鑒謫我土伯特國史有云雖行善事難稱
佛心

皇上嚴旨下頒遵符此語懼不能當心殊憂惕向因喇嘛奈冲謂達賴喇嘛當坐禪避忌是以避忌而坐禪前者内齊陀音来已告之以三年内出定矣後又伊什格隆来亦明告之以丑年出定矣自去歲子年以後凶月既满當遣使奏聞

皇上及達賴喇嘛之衆護法主亦曾以此告之丹巴塞爾濟矣故今以丑年出定之事謹令尼麻唐庫圖克圖啓奏博碩克圖毁棄道法

皇上為一統之主赫然震怒懲其克悖甚當於理大合
經義臣不勝懽忭先是博碩克圖取葉爾欽獻
之達賴喇嘛因欲悅其意略有飾詞是實至喀
爾喀厄魯特相殘之時求助於青海諸台吉達
賴喇嘛再三諭止青海諸台吉曰爾等與我同憂
同樂不可負護法之
主反助他人後博碩克圖追喀爾喀時又求助於青海
諸台吉亦或有欲得其俘獲而赴之者達賴喇

嘛又嚴諭止之曰爾等當敬事
皇上不可反助他人此項事情前經奏
聞來使到我國者亦曽灼見至博碩克圖謂青海諸
台吉曰當往取
皇上恩賞種種煽惑之語及臣一切之意俱已告之內
齊陀音庫圖克圖矣西寜等處設兵無用亦曽
上奏雖因博碩克圖為護法主往來遣使不絶
然未嘗敢稍悖

皇上之旨有非理之言或行人從中揑造非理之言奏

聞

皇上以為戲談想自有

明鑒也内齊陀音庫圖克圖来召班禪庫圖克圖臣

反覆勸導不知班禪庫圖克圖為其年命乎抑

為蕃漢相會之緣未到乎將為未出痘疹之故

乎抑為

皇上神聖非常僧巴陳布庫圖克圖噶爾旦西勒圖濟

隆庫圖克圖諸喇嘛尚不克當
上心想已亦未能得當故不赴召耳非懼博碩克圖沮之而不往也臣亦竭力欽奉
聖旨諄切勸諭而未能得當博碩克圖來書已交商南多爾濟轉奏是以臣無另奏之語伏祈不棄班禪庫圖克圖及臣兩人所奏而
垂鑒焉再當奉
皇上聖旨問明班禪庫圖克圖或令即赴京或另日赴

京定議具奏濟隆庫圖克圖者乃宗喀巴七綽爾濟内之一綽爾濟也而為第六世西勒圖巴素壐濟扎爾贊之化身故不便拘拿且下雖不能仰副

皇上聖意後當竭力致之送京伏祈不棄小人所奏而明鑒焉濟隆去年不能如察奏之語力訛博碩克圖行事不仰副

皇上聖心總祈

鑒宥尚書之兵與博碩克圖兵戰敗濟隆獻手帕稱
賀稍有不是故遵
聖旨治罪撤其廟宇不許居青海不許離巴克朔特而
游行僅留其身命戒體而已伏祈
皇上俯念宗喀巴達賴喇嘛之教不毀其身命戒體而
留之博碩克圖濟農之子娶阿奴之女在未交
戰之前結親去歲已告之商南多爾濟矣但念
在禮義和好之時出嫁此女或令離異與否伏

祈

睿鑒至四厄魯特雖均係護法主但青海之厄魯特憂樂與共其他厄魯特或降與未降祈比之博碩克圖而

垂鑒焉倘臣所奏事內有非理處伏祈

寛宥據臣愚意自以為一切並無舛悖但以無知或違

皇上聖意伏祈寛宥前曾奏請遵

旨効力即令亦但欽奉
上諭竭力自効而已倘
垂念達賴喇嘛伏祈
賜以温綸主事保任賫其疏呈奏
上召議政諸臣入行宫問曰第巴奏疏爾等之意以為
何如議政諸臣奏曰彼雖云達賴喇嘛將出定當
令我所遣喇嘛見之而還而我所遣喇嘛未回
彼雖又云當說班禪庫圖克圖赴京併送濟隆

庫圖克圖到京而尚未到至彼懇留噶爾丹之女現在遣大臣往諭青海諸台吉諸事皆未畢臣等不能裁度彼又差尼麻唐庫圖克圖面奏駕前俟尼麻唐庫圖克圖到日臣等再行議奏

上曰朕意與諸卿之意不同朕閱經史塞外蒙古多與中國抗衡自漢唐宋以至於明歷代俱被其害而克宣威蒙古併令歸心如我朝者未之有也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譬之人身生瘡瘍方

用針灸若肌膚無恙而妄尋痛楚可乎治天下之道亦如是亂則聲討治則撫綏此理之自然也且自古以來好勤遠略者國家元氣罔不虧損是以朕意惟以不生事為貴達賴喇嘛蒙古等尊之如佛第巴者即代達賴喇嘛理事之人噶爾丹叛逆皆第巴之故因朕遣主事保住嚴頒諭旨第巴極其悚懼悉遵朕諭奏辭甚恭自陳乞憐畏罪矢誓此亦云敬謹之至矣至達賴喇嘛身故朕已悉知今

第巴云遣尼麻唐庫圖克圖前來代彼瀝陳其情想尼麻唐庫圖克圖到後必奏明達賴喇嘛已經物故懇朕為伊等掩飾耳達賴喇嘛與我朝和好六十餘年並未相惡第巴既如此奏懇事亦可行即此可以寛宥其罪允厥所請第巴必感恩而衆蒙古亦歡悦矣爾等之意如何諸臣奏曰蒙古向係强悍之國噶爾丹尤為蒙古中奸惡之賊皇上親統六師如雷如霆奮擊噶爾丹而破之是以

勅諭甫到策巴魂驚魄散罔知所措

皇上神功聖武誠開闢以來所未有者我

朝軍旅精鋭所向無敵而

皇上即欲罷兵以養元氣且以人之一身喻治天下之

道至精至微此真古哲王之所不能舉行不能

闚發臣等無任懽欣讚揚難盡尼麻唐到日斷

不出

皇上之所料也

癸卯

駕至朔州城

遣大臣督輜重度橋

上諭内大臣公福善曰輜重前行踐壞橋梁廵撫連夜

造成著爾親視輜重逐一過渡

甲辰

駕次大水溝

嚴禁馳騁駱駝

上諭内大臣曰今日見行裝駱駞皆馳騁前行著到駐

蹕之地嚴行禁止如有仍前馳騁駱駞者朕或遇

之斷不輕恕必治其罪著諭衆通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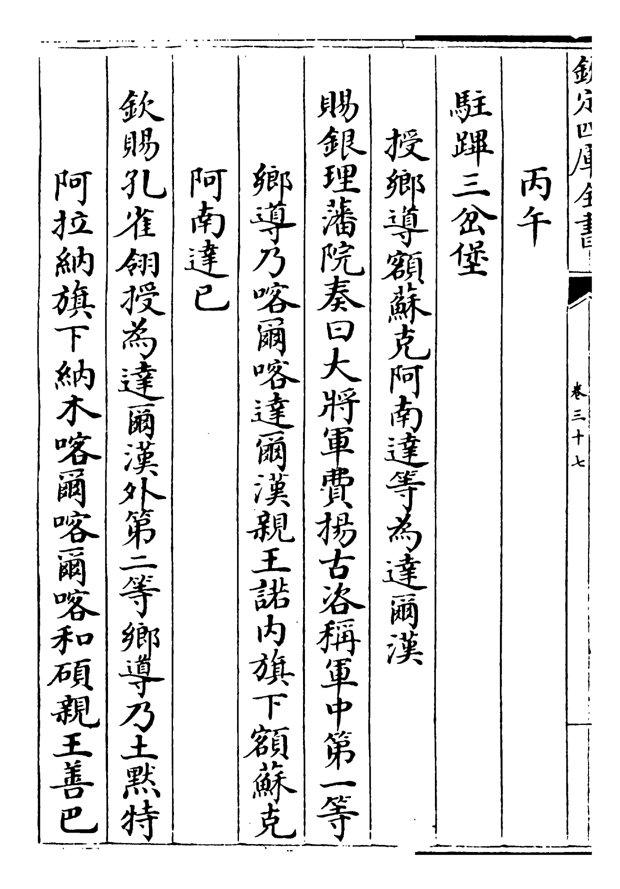
乙巳

駕至義井大雨雪

命苫蓋馬騾

上諭内大臣曰今日雨雪邊内邊外馬騾有毡則苫蓋

之毋忽著諭衆通知



丙午

駐蹕三岔堡

授鄉導額蘇克阿南達等為達爾漢

賜銀理藩院奏曰大將軍費揚古洛稱軍中第一等

鄉導乃喀爾喀達爾漢親王諾内旗下額蘇克

阿南達已

欽賜孔雀翎授為達爾漢外第二等鄉導乃土默特

阿拉納旗下納木喀爾喀爾喀和碩親王善巴

旗下羅卜張西拉卜喀爾喀公蘇泰伊爾登旗下納木哈喀爾喀默爾根濟農王顧祿什希旗下烏孫達爾第三等鄉導乃四子部落三濟扎卜王旗下顧祿喀爾喀和碩親王善巴旗下山都克喀爾喀部長台吉汪舒克旗下莽格爾喀爾喀公烏巴達旗下四等台吉扎卜第四等鄉導乃鄂爾多斯公杜稜旗下佐領阿齊蘭土默特阿必達旗下洪俄岱喀爾喀蘇泰伊爾登公

旗下陶李喀爾喀默爾根濟農王顧禄什希旗

下沙克朱穆納親乞乘便啓奏查去年臣部以

鄉導汪舒克博羅扎卜達濟桑阿伊魯爾圖索

諾木馬哈杜拉兒八人議奏

上准授為達爾漢矣伏查

太宗皇帝時以肯濟累同阿賴胡魯克追毛明安善於引

路授達爾漢名號免供雁履糧糗子孫承襲順

治三年十二月烏朱穆秦車陳親王率兵追滕

吉思之役善於引路直抵喀爾喀國授達爾漢
名號免供扉履糧糗承襲三次應將鄉導汪舒
克等八人作何承襲伏候
上裁得
旨汪舒克著照肯濟黑例博羅等之達爾漢准襲四
次餘依議又查去年
諭賜蒙古頭等鄉導銀五十兩二等鄉導銀亦五十
兩三等鄉導銀四十兩今大將軍既稱鄉導額蘇

克阿南達

欽賜孔雀翎授為達爾漢則額蘇克阿南達所有達

爾漢之職應襲幾世伏候

上裁至大將軍費揚古開列所敘二等鄉導納木喀爾

等四人三等鄉導顧禄等四人四等鄉導阿齊

蘭等五人送部應照中路軍中引道之人賞例

酌減賞二等納木喀爾等四人各四十兩三等

顧禄等四人各三十兩四等阿齊蘭等五人各

二十兩此銀自戶部支給奏入奉

旨額蘇克阿南達所有達爾漢之職准襲四世餘如

所議

嚴查兵厮強買民物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朕此番往寧夏所以觀民生

計也今聞兵厮前往置買草料有強買民物者在

前者如此則在後者可云無之乎朕特遣都察院

副都御史及科道官查察竟不擒一人來奏嗣後

若不嚴查經朕拿獲決不輕恕

命預議乏水之地飲馬駝之處

上諭内大臣鄉導首領等曰明日李家溝有一小泉一井已汪水三百缸為備水當如何料理著議奏會議以為明日宿處乏水所貯水三百缸不便分撥衆人俱備為

御前馬駝之用隨

駕大臣侍衛官員執事護軍俱清晨在此一餐飲馬隨

駕前去除

御用輜重外衆人行裝俱未時傳餐飲馬傍晚抵營

上從之

丁未

駕向李家溝進發

上諭内大臣曰今日雨雪馳鞍及馬騾鞍勿得解去加

意苫蓋著遍行曉諭至明日宿處遠著早將馬畜

飲足各自携水而行及有車者亦使知之

先因鄉導報李家溝無水故有是

諭及行至河曲縣界見渠中有水問之水至兩三日矣

駕至營忽山溪之水滔滔而流不移時長二三尺成河人馬用之不盡各鄉人羣至聚觀咸驚異曰此地向無大水今

聖駕來臨山川效靈百神助順為此地人永遠之利無不踴躍歡忭

戊申

駕次葦鄢村

親督輜重使度峻嶺

上於途次見隨從人輜重不能越險峻之地

親督近侍助使過盡然後行沿途有嶺皆遣大臣侍衛相助使過先是尚書馬齊設驛派程奏葦鄢村有井二口少水前行鄉導及地方官亦報有井二口隨從之人皆以乏水為慮

上甫至行宮南山之下灼然見水衆趨往環視閒地中各處出泉清水上湧頃刻溢出四流衆皆驚訝懽呼曰昨言水少水即驟至今言無水地中甘泉忽出如此神異誠天之所以佑

聖主也

臣謹按初大兵之出塞也於喀倫外掘井而巴爾幾烏瀾和朔哨口及塔爾奇喇之地俱於氷雪未消之後忽湧甘泉而師行以濟至

是地復效靈醴泉觱沸養而不窮收而勿幕

其為井也大矣益

皇上順天而動至誠感神故屢致大順之徵如此

蠲兗岢嵐州等處州縣衛所康熙三十六年地丁銀

米

上諭山西巡撫倭倫曰朕撫御區宇念切民依故不憚

勤勞親歷邊境惟孳孳以靖寇安民為急茲簡約

扈從人員從大同一路緣邊地方進指寧夏因徧

察閭閻生聚及土壤肥瘠收獲豐歉之狀見邊氓生計維艱朕心深用軫惻雖一切供御之物纎毫不以累民而乘輿廵幸經臨宜特敷澤以示恩恤除大同府額賦已有諭旨豁免外其經過嵜嵐州河曲縣保德州所屬地方並各衛所康熙三十六年應徵地丁銀米著通與蠲免爾即行令該管官員張示徧諭務俾窮鄉僻壤均沾實惠以稱朕子育黎元至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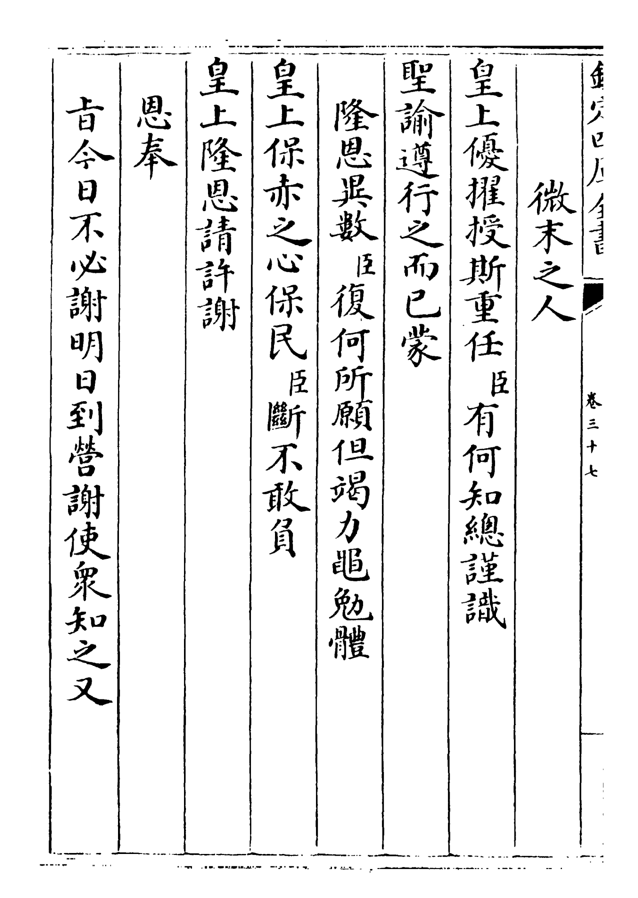
己酉

上駐蹕保徳州

賜廵撫倭倫貂服親隨侍衛闗保伍什捧出貂袍套

使倭倫跪宣

上諭曰聞爾居官好爾家計亦清是以賜爾御用貂袍套朕理政事日惟以民生為念爾誠以朕保民如赤子之心保民即所以報朕也朕之言從之亦易負之亦易爾識之而行可也倭倫奏曰臣原係一



微末之人

皇上優擢授斯重任 臣 有何知總謹識

聖諭遵行之而已蒙

隆恩異數 臣 復何所顧但竭力黽勉體

皇上保赤之心保民 臣 斷不敢負

皇上隆恩請許謝

恩奉

旨今日不必謝明日到營謝使衆知之又

上諭皇太子曰朕躬安善皇太子佳否朕自大同起程
而來視民生計與前所聞不同不甚貧困糧草充
裕後到之馳騾並無阻滯自大水口至三岔口百
姓生計有限自三岔口駐蹕李家溝之日地乏水
泉前行鄉導預貯水三百缸以備扈從人馬之需
正行路間天忽大雪又百姓自李家溝來者屢言
苛嵐州發來小村河乾道水來已三日地方官恐
御路泥濘築堤壅之三岔乾河之水今早亦流至

韓家樓亦築堤壅之朕到韓家樓視其水甚大小
村河壅水處已深六七尺於是將兩處之堤俱開
而放之申時水至李家溝下營處深至馬鐙自李
家溝至輦鄢村五十三里仍然無水照前貯水且
山嶺險峻跋涉維艱前一日之雪因風凝聚如堆
積之狀驅車者皆食此不勞而至因無地可以安
營遂駐蹕山巔山之南約一里許覓得一河前此
行人俱未曾見有此河百姓亦隱而不告此路乃

馬齊所經過詢之便可明晰朕初不欲寄示但官兵百姓共知之事日後爾等聞之恐以不書示為懷故特書寄此事此亦偶然耳並無奇異二十八日至保德州黃河水流平緩較湖灘河朔更平而水不甚深篙可到底上項情事可奏聞

皇太后併語諸大臣哈密擒獻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解往京城欲使經大同宣府之路因附近塞垣朕深以為慮思此子非易得之物是以到保德

州後令解往太原由太原解至京城比大同之路不過迂三百里三月初五六間當到行在俟到京後應作何處分另有諭旨

庚戌

遣大臣祭黃河之神

上以巡幸寧夏祭黃河之神遣侍郎席爾達行禮其文曰自昔帝王省方問俗輙於所過名山大川虔申秩祀所以示懷柔百神之義甚盛典也朕撫

綏中外宵旰靡寧茲念切靖寇安民欲周覽疆
圉之形勝與閭閻之生聚遂取道沿邊州邑自
晉入秦行次保德州將濟河西指惟
神絕塞洪流之始北條諸水之宗利濟宏長沃膏
汪濊朕乘輿至止式欽
靈爽特用遣官告祭馨香祇薦牲帛具陳惟
神默鑒焉
上自保德州渡黃河見水溜船少不易到岸

上親臨視截河繫簹令坐船人皆挽簹而渡到對岸甚

速無

命皇長子及領侍衛大臣親督禁止爭舡者魚貫而

渡頃刻渡畢

駐蹕府谷城

侍讀常明請率兵追勦噶爾丹

不許先是副都統阿南達奏曰內閣侍讀常明來

請云職願往策旺拉卜灘處率其兵隨後進勦

似可擒獲噶爾丹矣據此奏

聞

上曰常明之往策旺拉卜灘也甚難噶爾丹捕獵之人四散成羣各處不下二三十若去則爾一身之死所關亦小而失我使臣關於國體者甚大著阿南達再商至是阿南達奏曰

皇上睿慮周詳無微不到如欲往策旺拉卜灘處俟出兵之時再相機而行今則勿去便

報可

侍讀常明奏報由昆都倫至薩克薩特呼里克

路程常明奏曰奉

旨涼州之北有一口出此由額濟內古拉喀奈經昆都倫至薩克薩特呼里克之地向經俞木楚木報稱水草俱佳著常明前往問明俞木楚木等其程當行幾日水草如何星速具奏欽此欽遵臣至布隆吉爾問副都統阿南達言俞木楚木已差出

呼巴塔爾賽哈等處坐哨故問之俞木楚克同

行之兄台吉羅卜臧丹津及識地里者言自鎮

番下戈河兩宿第三日宿喀喇腦爾此三宿俱

有六十里自此馱水行七十里宿自此至呼馬

溪布喇克宿九十里自此馱水行五十里宿自

此至烏黑爾烏素宿五十里自此至伊巴賴俄

白爾塔塔爾水宿四十里自此至伊巴賴敖蘭

呼都克宿四十里自此馱水行七十里宿自此

至俄羅蘇台布喇克宿六十里自此至哈蘭馬克台布喇克宿四十里自此至庫勒圖布喇克宿五十里自此至黙勒黒圖布喇克宿五十里自此馱水行六十里宿自此至博羅托羅海多倫呼都克宿九十里自此馱水行大砂岡內八十里宿自此亦行大砂岡內八十里至乖咱河宿自此乖咱河而下兩宿第三日至湍多果爾津呼都克宿此三宿俱各五十里自此馱水行

七十里宿自此至畢齊克圖呼都克宿八十里

自此至毛申拖羅海呼都克宿四十里自此至

額濟内河宿四十里由額濟内河而下四宿第

五日至昆都倫此皆一日五十里自昆都倫駄

水行八十里宿自此至呼爾書特水宿一百三

十里自此至特古思布喇克宿八十里自此駄

水行六十里宿自此至庫滕山丹宿七十里自

此至葫蘆蘇臺布喇克宿九十里自此至拖賴

布喇克宿五十里自此馱水至厄魯蘇台呼都克宿六十里自此至塔濟格爾布喇克宿六十里自此至察罕河宿六十里自此至納林布喇克宿八十里自此至哈爾占布喇克宿五十里自此至呼布爾布喇克宿五十里自此馱水宿溫達地方五十里自此至濟默格爾布喇克宿八十里自此至達蘭土魯宿七十里自此至巴罕腦爾宿五十里自此至乖郎河宿七十里自

此至哈爾察克河宿六十里自此至哈郎古特河宿四十里自此至格格特河宿四十里自此至西喇達郎地方宿七十里自此到薩克薩特呼里克八十里自昆都倫以至薩克薩特呼里克水草可用自鎮番至厄濟內之間大兵人衆不可行惟魚貫而進僅足三四百牲口之水兵如魚貫而進則後隊無草矣此路最惡惟無可如何不得已之人行之而已難以行兵謹具奏

聞

上命收貯

弁安

上仍駐蹕府谷縣城南

是日遍

賜船户水手銀兩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十七